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五十八

忠勇

左傳莊公曰齊侯田于貝丘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伏

公而出鬬死于門中

又文公上曰戰於殽也晉梁宏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

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又宣公下曰楚圍宋宋人告急於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求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

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又成公上曰鞌之戰齊逆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

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又昭公二十年曰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宗魯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終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國語曰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復勅曹觀公駢脅之狀故見伐也鄭人以名寶行成公不許曰與我詹而師還詹鄭大夫叔詹伯也詹請往鄭伯不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君何愛焉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欲盡辭而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若使復國而得志於諸侯禍不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而疾號曰自今以往智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不殺厚為之禮而歸之

漢書曰漢之三年項王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王可閒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王車黄屋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在乘輿車衡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燒殺紀信

漢書曰莽何羅本姓馬明帝馬后恐其先人有反者易曰莽也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後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

懼及遂謀為逆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臣瓚案林光本秦離宮在甘泉日磾小疾卧廬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内户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内欲入行觸寳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

窮治皆伏辜

東觀漢記曰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李忠母妻子皆繫獄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賊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又曰信都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祭彤父弟及妻

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

又曰張步攻耿弇時上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也

范曄後漢書曰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為護羌校尉行部

至襄武為隗囂别將苟宇所拘刼宇謂序曰子若與我併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廹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鬚汙血遂伏劒而死

英雄記曰王允誅董卓卓部曲將李傕郭汜不自安遂合謀攻圍長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

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國家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

漢雜事曰景帝時吳楚七國反齊孝王狐疑膠西濟北二國圍齊齊使路中大夫於天子還報曰堅守北至二國圍齊數重無從入二國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二國誅之

魏志曰許褚從征袁紹於官渡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亦親信之

又曰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拷問所傳語賊謂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恪遣騎尋跡得像

歸面縛繞城令整像大呼言大將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更呼城中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口不使得語遂大呼令城中聞詔追賜整像爵關中侯

又曰王脩字叔治北海人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徙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更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禄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

難之義也
又曰諸葛誕為鎮東將軍殺揚州刺史樂綝據壽春反遣司馬昭征之斬誕誕麾下五百人不降昭令曰不降皆斬衆咸曰願從諸葛公死不恨矣每斬一人諸人顔色不變時人謂之後代田橫
蜀志曰鄧艾伐蜀遺書誘諸葛瞻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大戰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散瞻長子尚與瞻俱死

又曰先主奔荆州曹公追之先主棄妻子走使張飛將二十騎距後飛𢃄水斷橋瞋目橫矛曰我張翼德也可來共决無敢近者

又曰嚴顔巴郡人益州牧劉璋使顔守巴郡先主入蜀圍成都璋出迎降諸郡皆伏惟顔守而不屈使張飛攻巴郡生擒顔呵曰汝見將軍至何得不降令逆戰乎顔曰卿等無狀奪我州我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左右斬之顔曰斫頭便斫何怒耶飛壯其忠節釋之

王隱晉書曰嵇紹以天子蒙塵奔詣行在所值王旅不振敗績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

晉中興書曰譙王承為湘州刺史王敦遣叅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令討之請承為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絶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亦復何求便唱義衆府長史長沙人虞悝慷慨有志節共盟示因桓羆馳檄湘州於是一州之内並皆同赴

又曰蘇峻反桓彜為宣城内史徃赴朝廷長史裨恵等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按甲以須後舉彜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之難而欲逡廵將何以云衆力雖寡義無寧處長驅徃進尋王師敗績彜慷慨流涕皆勸偽通以紓交至之禍如其不然重兵必至彜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死節焉能忍辱與之通問如其不濟此即命也遣俞縱進軍左右以力不敵勸縱退軍縱曰吾承桓侯厚過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

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峻遣韓晃因進軍討彝力屈被害

又曰易雄長沙瀏陽人為舂陵令聞王敦作逆譙王承檄至雄馳檄遠近列敦罪惡俄而王師敗績敦得肆暴收雄姑熟以檄示焉雄曰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安以生為今日即戮得為忠鬼乃其願也

沈約宋書曰劉胡叛淮南定陵人賈襲宗本縣已為胡所得率三十人救沈攸之沈攸之言於建安王休仁休

仁拔為司徒叅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為胡所擒以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覦神器未聞奇謨遠畧而為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

後魏書曰河間公元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世祖得上馬是日微齊以身蔽捍幾至危殆乃賜爵浮陽侯

又曰叔孫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内侍左右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為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掣之乃於悅懷中得兩匕首遂執悅殺之

范亭燕書曰孟高字宏義長壯有雄姿慕容暐即位左遷衛將軍出避難將向龍都禁衛四散唯高及殿中將艾郎等十餘騎從行逹福禄逢賊高獨力戰射殺之

唐書曰劉感岐州鳳泉人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杲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馬

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啖惟取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解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為賊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散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近賊饑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脚至膝馳騎射殺之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圍中每戰皆登城大呼以助軍勢

皆血流面牙齒皆咬碎城將陷廵西向拜曰臣不能全孤城今為賊陵逼誓願為鬼與賊為厲以答聖明及城陷尹子奇入城見廵問曰聞公每督戰皆裂齒碎牙因以大刀刔其口見其存者不過三數將存之廵大詈之賊黨皆曰此人必不為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五代史曰後唐應順末少帝失位自洛涉河與數百騎欲奔鄴時晉高祖改鎮常山亦自郡詣闕夜與帝遇於

獲嘉東遂俱入衛郡郵舍中是夜少帝伏甲欲與徒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於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其後伏甲者俄起左右驚擾敢素有勇力擁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尋死焉

呂氏春秋曰荆莊襄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刦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王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

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之兄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愚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以兄賞請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之不為沮行無高乎此者

又曰人殺衛懿公熒澤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使還哭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襮（愽卜二音）因自出其肝内懿公之肝（襮表也）

新序曰崔杼殺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無道聞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安得食亂君之禄而死治君之事乎申蒯至門曰請入吊門者以告崔杼杼令勿内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以與門者以示崔杼杼陳八列令其入申蒯拔劒呼天闘

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

又曰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不受乎申鳴對曰捨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禄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禄歸於親今去子事君得無死

其難乎遂辭而往因而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來與之語白公曰善遂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百斤金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

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也名不可兩立
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襄陽耆舊傳曰魏伐蜀羅獻為巴東太守得後主委質
定問乃帥所部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已敗遂起兵西
上外托援救內欲襲獻城以固其國遣盛昺等水陸到
說獻以合同之計獻乃會議曰今本朝傾覆吳為同盟
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可主降於北臣求福於東乎今守
孤城百姓未定宜一決戰以定衆心遂銜枚夜擊破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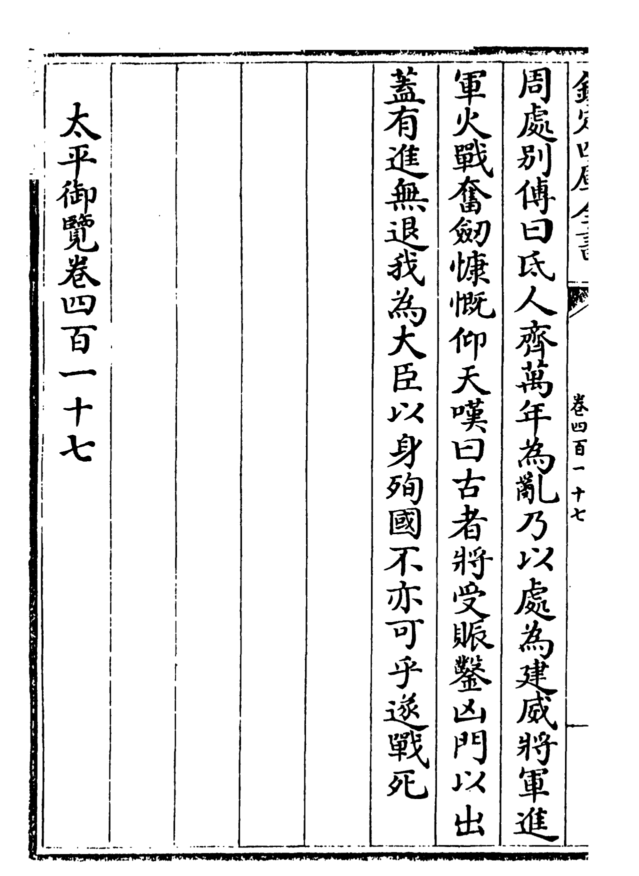
旋軍保城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

襄陽記曰先主以習珍為零陵北部都尉孫權遣潘濬討珍珍師數百人登山自將濬乃單將左右自到山下交語珍謂曰我必為漢鬼不為吳臣矣濬攻珍圍守月餘糧箭並竭珍謂羣下曰珍受漢中王厚恩不得不報之以死諸君何為者耶乃伏劒自裁

又曰晉伐吳張悌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過迎悌悌不肯去垂泣曰仲思今是我死日且我作兒童便為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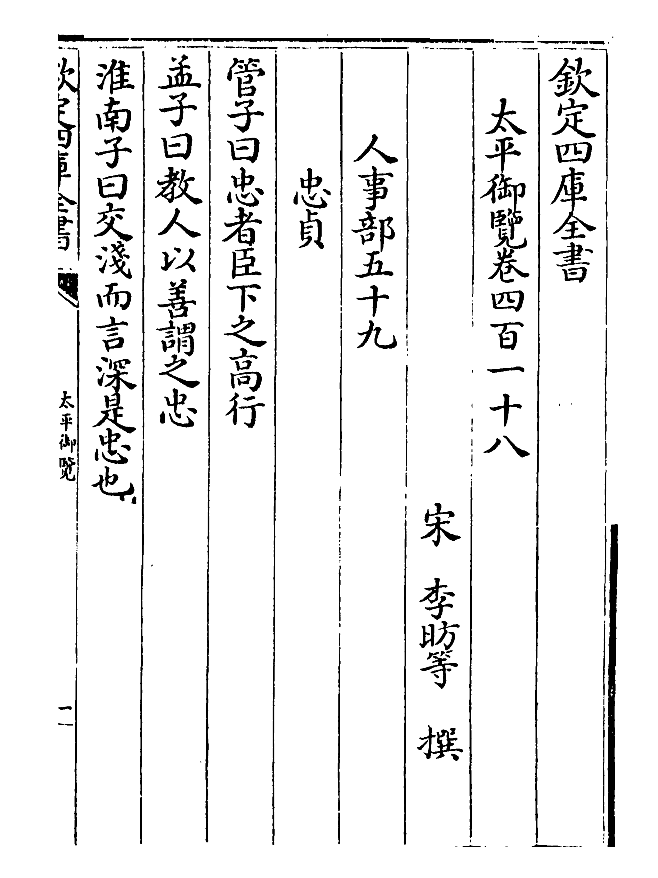
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故令身殉社稷復何所適

華陽國志曰曹公察雲長不安使張遼以情問之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不可背之要當立功報公公聞而美之是歲袁紹遣顔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雲長為先鋒雲長望麾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遂解延圍表封雲長漢壽亭侯重加賞賜雲長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先主



周處別傳曰氐人齊萬年為亂乃以處為建威將軍進軍火戰奮劒慷慨仰天嘆曰古者將受賑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五十九

忠貞

管子曰忠者臣下之高行

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

淮南子曰交淺而言深是忠也

抱朴子曰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又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禮記文王世子曰為人臣者殺身有益于君則為之

又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左傳隱公曰衛州吁殺桓公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

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寔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又曰僖公上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又曰僖公中曰晉惠公卒懷公立命從亡人亡人重耳期朞

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不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二心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又宣公上曰楚子滅若敖氏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黄箴尹官名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其人克黄從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

又襄公十四年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為恭也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又曰晉人執季文子舍之於苕邱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

又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死之餐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雖往其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北至公門外聞鐘鼓戰鬬之聲遂駭而死

國語曰毓之亂宣王在召公宫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宣王王長而立之

戰國策曰吳入郢棼冒勃蘇羸音盈糧潛行十日而薄秦朝鶴立不轉晝吟宵泣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於口秦王聞而走之冠劒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於是秦

救楚退吳師復楚

漢書曰初吳王爲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差甲令臣瓚曰漢以爲忠故特王之非故時令也

又曰匈奴求和親羣臣議上前愽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又曰王莽既篡使者即拜龔勝爲講學祭酒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仰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豈一身事二

姓下見故主哉勝因勑以棺斂喪事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而死

東觀漢記曰上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忠直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

又曰吳漢性忠厚自從征伐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未竟漢常獨繕檠弓戟閱具兵馬激揚吏士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

作戰攻具上常曰吳公差強人隱若敵國

又曰上為大司馬以王霸為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

又曰鮑昱字文淵拜司隸校尉詔昱請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

又曰鮑永字君長到京兆灞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隷不辭也遂下車哭盡哀而止西至右扶風椎牛上荀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上悦之

謝承後漢書曰梁冀奏誅李固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

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長歎

范曄後漢書曰來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絶馳召蓋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

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遂受所誡歛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絶

魏志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韋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

私寢

英雄記曰曹操圍張超於雍邱臧洪從袁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袁紹不與通紹增兵急攻洪殺愛妾以食兵將流涕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問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微弱因際會觖望非冀惜洪力弱不能為天下推刃報雠何謂服乎紹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在座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

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曰臧洪儔空復汝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

蜀志曰先主退軍義陽傅彤斷後拒戰兵食俱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僉為領軍都督景曜六年又臨危授命諸嘉其奕世忠義

晉中興書曰王敦欲誣帝以不孝於衆坐明帝罪云温

太真在東宮久最所知悉因厲聲問嶠謂懼威必與已同嶠正色對曰鉤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今諒闇之際有至性可稱敦嘿然不悅然憚其居正不敢害之又曰王敦作逆石頭城既陷王師敗績周顗往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摧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顗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臣忠於社稷王敦無道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

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人以戟傷其口不得復言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士庶聚觀皆為流涕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轉安城王車騎將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人不自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着青衣扶匍道路為太祖聽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凉録曰麻秋以書誘致宛成都尉宋矩矩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

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賜振威將軍

又曰前燉煌太守辛憑隴西人也唯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辛晏反叛為晏所執憑勸張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汝純臣賜爵關内侯

又前趙錄曰王廣永嘉之亂聚族避世及為揚州刺史

被蠻賊圍一百二十日外救不至糧食罄絶雞犬雀鼠靡有將士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理哉衆相枕而死者五千人

又南凉録曰振武將軍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磐招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孤城獨守何所為也政曰受凉王厚恩為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存亡未敢聞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磐乃遣虎臺手書喻政政曰為國儲不能

盡忠反面縛於人棄父負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

三國典略曰齊山東維州刺史傅伏堅守不降帝遣帛孝寛將伏子仁寛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今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以金馬腦二酒鍾為信公宜急下伏不受謂孝寛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忠為子不孝願即斬以示天下帝又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

被捉獲別路入闕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乃降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代被任草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帝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授上儀同

唐書曰隋屈突通與竇琮戰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桑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

並闗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伏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于長安髙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此髙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

又曰馮立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散立歎曰豈有人生受其恩死逃其難立乃率兵犯玄武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來請罪太宗

數之立對曰出身事主期之效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所親曰逢莫之大恩終當以死奉荅俄而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深嘉歎之

又曰安金藏為太常工人時睿宗為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臓並出流血

被地氣遂絶則天聞之令舁入宫中遣醫人却内五藏以桑白皮縱合之傅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獲免

新序曰陳恒弒簡公而盟盟者完其家召他人曰不盟是弒父母也盟之是無君臣之禮乃盟以免父母死而自殺以禮其君

又曰智伯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絶智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魯而道聞智伯死曰吾聞忠臣無餘禄吾聞智

伯之死動吾心餘禄加於我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遂反而死之

續說苑曰趙苞漢靈帝時為武威守夷戎畏其武毅母及妻子自郡來遇鮮卑萬騎入塞為其所掠苞出擊賊陳步騎二萬鮮卑恐懼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不圖作禍今為王臣不得顧私母曰人各有命何得毀忠節耶立忠榮親孝莫大焉行矣勉之苞瞑目援桴虜衆碎斬其帥伏屍十里母妻子皆

為賊所害苞收毋殯斂奏請歸葬天子策柬封為列侯

葬訖謂鄉人曰食禄避難不忠殺母全義不孝何面目

立於天下遂自殺

又曰宦者田鵬事齊至内侍中齊主走青州圖入陳出

覘為周人所獲歐問齊主所在給云已去周人折其支

每折一支辭色逾厲四支俱絶而死

許肅别傳曰肅為愍帝侍中左衛將軍趙武將與肅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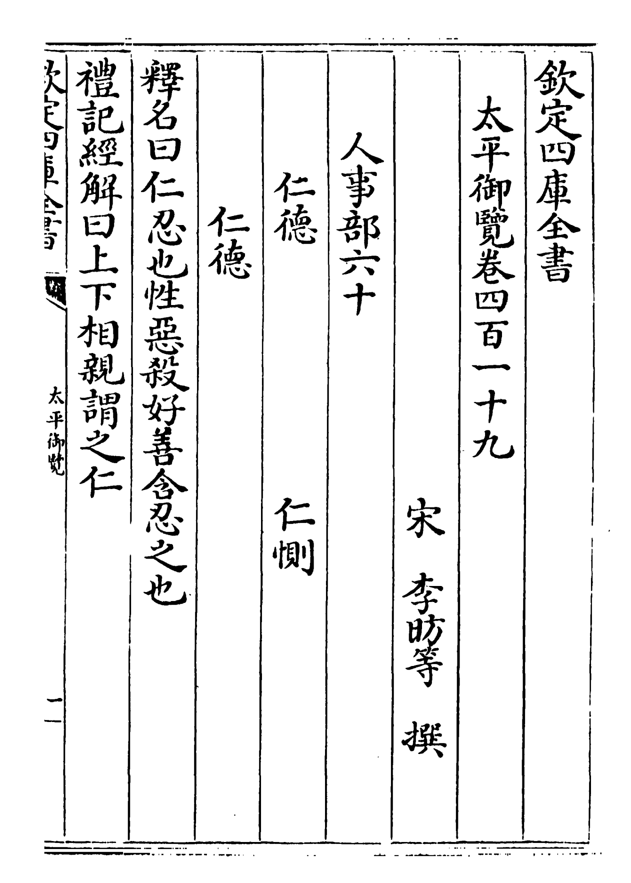
心拒守而外救已退城遂陷沒齒逼愍帝送于平陽肅

後冒難侍左右劉載乃以帝為歸漢王頊之陰行鴆毒帝因食心悶欲見許侍中肅馳詣賊相見帝已不復能語肅曰不審陛下尚識臣不帝猶能執肅手流涕肅歔欷登牀帝遂殂於扶抱之中晝夜號泣哀感異類載外欲明已不害乃偽責諸臣欲盡誅之羣臣迸竄唯肅獨曰備位故臣願乞得殯殮然後就戮載特聽許事訖詣載曰國亂不能匡君亡弗能死舉目莫非愧恥將何顏以存所以忍辱正以山陵未畢故耳微情已敘甘就刑

戮賊共義之曰此晉之忠臣宜加甄賞載遂從議故得全免

庾珉别傳曰珉字子琚位列侍中劉聰作亂京都傾覆珉時直在省謂僚佐曰吾必死此屋内既天子蒙塵珉與許遐等侍從聰設會使帝行酒珉至帝前乃慨然流涕聰曰此動人心即時遇害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六十

仁德　仁惻

仁德

釋名曰仁忍也性惡殺好善含忍之也

禮記經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

又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又表記曰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又緇衣曰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言百姓効禹為仁非百姓仁也

又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又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又儒行曰溫良者仁之本敬愼者仁之地寛裕者仁之作遜接者仁之能禮節者仁之貌言談者仁之文歌樂者仁之和分散者仁之施儒皆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

又鄉飲酒義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此

天地之仁氣也

毛詩生民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尚書太甲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

又泰誓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論語里仁曰里仁為美居仁者之里是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求善居而不處於仁者之里不得為有智

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又顔淵曰顔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

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顏淵曰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又子路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受命而興必父子相承然後天下之民能仁也

又憲問篇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為大死節仁小者也

又衛靈公篇民之於仁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

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

又陽貨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寛信敏惠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

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又微子篇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三人紂同姓大臣微子知紂惡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見奴或見殺

家語曰或問孔子曰顔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

大戴禮曰君子執仁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兄弟也

尚書考靈耀曰春行仁政順天之常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

蒽然高蒽然高則何樂焉夫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為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享此仁者之所樂於山者也

又曰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文矣言文王仁故謂之文矣

又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

又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

可以觀度

韓詩外傳曰仁道有四仁者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讓

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

又曰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

又曰高祖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漢書曰何武為人仁厚

後漢書曰王莽末虞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

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人愆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又曰宣秉所得祿俸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儋石之儲前漢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甖為儋今江淮人為一石為一儋石音丁濫切

齊書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虵膽可用為藥有人

餇愿愿放之二十餘里外山中一夜虵還歸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

又曰江泌字士清性行仁義衣敝虱多以棉裹致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

崔鴻後燕録曰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鄉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元度得以葬他年秋

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

文子曰積惠重厚使萬物忻忻樂其性者仁也

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蘧廬猶傳舍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古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莊子曰義人利物之謂仁

曾子曰伯夷叔齊仁者也

鬻子曰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孟子曰齊宣王問交鄰國有道乎對曰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又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而死其長矣
又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又曰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
又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又曰為天下得人謂之仁

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也

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又曰仁之勝不仁猶水之勝火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仁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無有之者窮

尹子曰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智則人用之也

又曰文王四乳是謂至仁

六韜曰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

呂氏春秋曰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不直猶曲出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百也鞔履一曰靭也吾將

徙之其父曰吾為靴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國之求靴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也是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庳潦之經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適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其主賢其相仁故釋宋攻鄭

新序魏文侯曰仁人者國之寶也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

姚信士緯曰孟軻驅世士於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途

抱朴子曰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

符子曰春秋華林傳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

延篤仁孝論曰夫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克實為先也

曹植仁孝論曰且禽獸悉知愛其母知其孝也唯白虎騏驎稱仁獸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亂也孝者施近仁者及遠

逸士傳曰高鳳隣里有爭財鬬者兵刃相加鳳脫衣巾

為叩頭曰仁義遜讓不可廢也

會稽典錄曰陳囂字子公山陰人也同縣車嫗年八十餘無子慕囂仁義欲求寄命囂以車嫗有財未敢便許乃諮於長者長者僉曰其宜囂遂迎嫗朝夕定省如其所親出家財以供餚膳嫗以壽終囂殯殮畢皆免其奴令守嫗墓財物付與嫗內外衣服不入殯者以置槨中制服三月由是著名流稱工國矣

仁惻

周公曰文王在鄗召太子發曰吾與汝童牛不服童馬不馳是謂大仁

樂喜耀稽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仁生於木故惻隱出於自然也

禮記表記曰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

左傳文下曰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公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

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茍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家語曰孔子曰啟蟄不殺方長不折此高柴之行

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父子相食臣謹以使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東觀漢記曰曹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

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疾疫褒廵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

又曰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内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上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

又曰趙憙為赤眉所廹亡走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憙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遷膠東侯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對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矣

又曰崔篆為建新大尹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民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

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矣

謝承後漢書曰韓韶字仲黄頴川人韶為嬴長嬴隣境歲饑多被寇廢耕桑其民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衆韶愍其饑困開倉賑之所禀贍萬餘户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民而以此伏罪可含笑入地也

范曄後漢書曰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

上詔書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

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

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

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户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

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奏弼會黨禁中

解弼以奉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英雄記曰劉翊字子相潁川人遷陳留太守出關數百

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脱衣殮之又逢知

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没不救非志士遂俱餓死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南陽人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若此

會稽典録曰盛吉字君達山陰人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務在哀矜每至冬月罪當斷夜省刑狀其妻執燭吉手

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所當平活若無繼嗣吉令其妻妾得入經營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有恩

列女傳曰雋不疑母仁而善教不疑為尹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平其事反死為生也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母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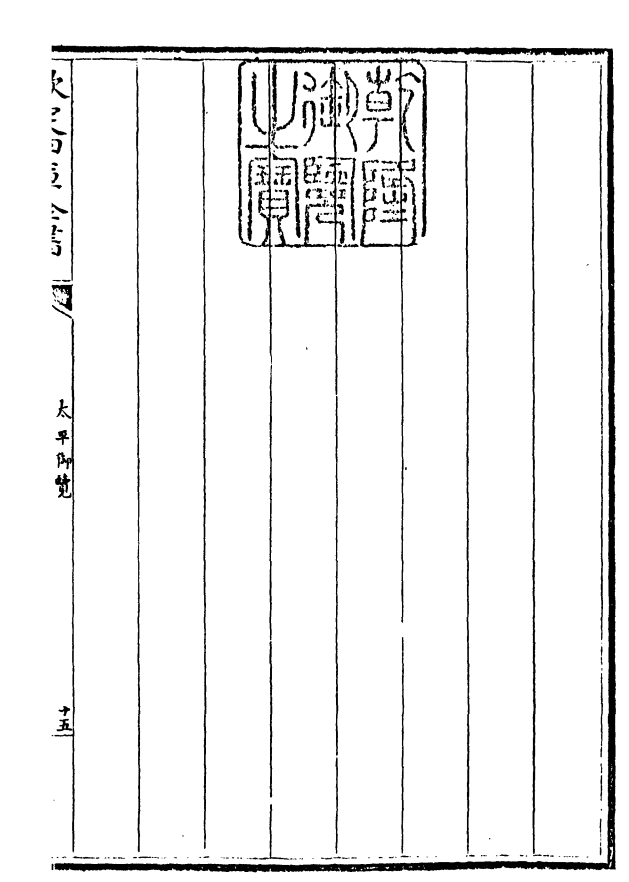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人有四端猶有四體也
莊子曰古公亶父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而所求者地古公亶父曰與人兄居而殺其弟與人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為吾臣與為狄臣奚以異且吾聞之君子不以所用害所養因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下也

尸子曰巫馬期為荆使於巴見擔䣵問之是何以曰所以䣵人也於是請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之盡注之於江

韓子曰仁者謂其中心忻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

世説曰桓車騎時有陳莊者為府將性仁愛雖在行陣未嘗殺戮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九